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三講

普力金剛上師講於大乘講堂

一九八九、九、三

我在三十年前曾講過《心經》，講了兩年；前一陣子，我要去大陸前，先錄好幾卷錄音帶，好讓大家趁我在大陸的期間，可以照常聽經聞法。現在我嫌先前講得太簡略了，因此，我要再講一次。前一次我們講到「實相般若」；所謂「實相般若」，就是親證真理的般若。今天我要講的是第二種叫「觀照般若」；「觀照般若」也可以說它是主觀方面的一個般若，而「實相般若」可以說它是客觀方面真理的般若。對於「實相般若」，我們很不容易體會到，因為它要用能觀之心的「觀照般若」，才有辦法去體會它。客觀的真理我們很不容易直接接觸到，因為我們現在所

用的心還是第六意識心，還是利用學習「文字般若」，來達到我們對般若的認識，所以我們對於「實相般若」還是有一段距離。我們必須透過「觀照般若」，才能夠對於客觀的真理「實相般若」得到了解。現在我們來研究什麼叫做「觀照般若」？我們先來了解自己的心態，一般生活在這世界上面，我們的心態都是向外馳求的：我們的眼睛向外看形形色色；耳朵向外聽種種大小的聲音；鼻子向外嗅種種的臭香；舌頭向外嚐酸甜苦辣鹹等味道；身體向外接觸軟硬、冷熱、滑澀等觸覺；我們內心的意識不停地在翻閱、回想自己退謝的種種法塵，總是妄想紛飛。

我們的第六意識打的妄想有好幾種：有用的認知是屬於生活上面的妄想；如果是系統、有組織的，則是一種知識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三講……一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不肯去觀音……………	十四
嗇吝的人……………	十五
看淡……………	十六
借力……………	十七
借來的火，點不亮自己心中的燈……………	十八
強者創造時機……………	十九
愛與包容……………	二〇
輕言末學……………	二一
欲望的漩渦……………	二二
機關算盡……………	二三
方便善巧度親念佛……………	二三



上面的妄想；此外，還有對將來的預估、計畫上面的妄想。除了這些妄想之外，沒有用的雜想更多。換句話說，我們的第六意識心不是向外馳求的相分，就是向自己內心的相分，還不知道讓自己的心回來認識自己。所謂「迴光返照」，是不看外面的種種塵境，而是返觀自己的內心。如果能夠這樣，我們就可以認識什麼叫「觀照般若」。這是「內觀照了」之心，但是這個心必須有智慧，才可以叫作「內觀照了」之慧。「內觀」第一個步驟是轉方向。所謂「觀」，一定是轉方向，不轉向外面，而是轉向內心裡面，對於內心發生「照了」的作用，這個叫做「觀照般若」。請問，「內觀」對自己的內心發生「照了」的作用，到底「照了」什麼東西呢？一般來講，「照了」有兩種：①最根本要能夠內觀自己、照了自己心性裡面的「實相般若」，這個非常重要。內觀心性裡面「實相般若」，必先認識我們的心；心有種種觀念、種種妄想，它也是由種種的因緣條件和合而生出來的現象。好比我們過去看過的人，現

在當然就會對他有這個印象。又好比我們過去想到做這個生意會賺錢，現在想到，還是應該回頭再去做這個生意才會賺錢，這個有連帶關係。當我們回頭一「返觀自心」的時候，那個想，就不會繼續生起來了，這真是很奇妙的經驗！所以為什麼叫「妄想」呢？我們回頭「向內觀照」自心的時候，看到內心明明白白、明明了了時，再看，「妄想」沒有了，它不再生起來了，因為它是虛妄的，不是有實體的。如果我們能夠看到虛妄之相不生，這是「內觀」的第一步，虛妄之相不生；如果我們明白了這「不生」是本來心性就「不生」，那麼我們還是沒有觀照到實相真理。我們要觀察到：「喔！我的身體是由眾因多緣和合起來才有的，我的心裡也是由許多心裡的空間、心裡的時間、心靈裡面連帶的關係、心裡的習氣、心裡的因素等種種條件，才構成一個心理的現象；它本來就沒有一個實在的本性可得！除了虛妄的變動之外，並沒有實在的本性。」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且了解得很徹底，好

像我們的眼睛看東西一樣看得那麼清楚，這就是「實相」現前，這就是「觀照般若」的作用。

「觀照般若」的心態，不同於第六意識的心態；第六意識是向外面馳求的，而「觀照般若」是向自己的內心觀照。阿羅漢也有「觀照般若」，但他是偏空的「觀照般若」；他能夠觀照，除了「色受想行識」等五蘊之外，沒有一個實在的「我」存在，他也是迴光返照。初果阿羅漢已能不入色、聲、香、味、觸、法，而預入聖流，他的第六意識心也沒有向外面去馳求塵境，也是叫作「觀照般若」，但是他所具有的般若還不是大乘究竟圓滿的般若觀慧，而是小乘偏空涅槃的般若觀慧。二乘聖者是自己因觀照「無我」而獲得解脫，但是對「法」還沒有解脫。他照了偏空的實相，但還沒有了解一切法的本體，和自己內心的本體是平等平等，都是沒有實在體相的空性；因此，他們的觀慧不是大乘的「觀照般若」，只是偏空的「觀照般若」而已，並不是普遍證到諸法平等實

相的真理。

所以什麼叫「觀照般若」？就是觀照實相的實智——實在的智慧和，就是一般講的「根本智」，它能夠觀照諸法所具的空性。般若最重要的是「根本智」，如果沒有「根本智」，只說「後得智」，不免流於意識差別。有了「根本智」，才能得到「無我」的解脫，因為「根本智」圓滿的時候，就是得菩提。這裡又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叫「般若就是觀照、觀照就是般若」，這樣暫時把「實相般若」放在旁邊，因為唯有透過觀照的智慧，才能觀照到實相的真理。

老實說，所有的佛經、所有弘揚佛法的道理，無非是開發我們的「觀照般若」，就是我們內心本來具足的無量功德相。這樣講好像「觀照般若」跟「實相般若」是兩回事，這是第一種看法；第二種看法說：「觀照般若跟實相般若不是兩回事，而且是一回事」，這樣我們聽得更莫名其妙，為什麼？既然說「觀照就是般若、般若就是觀照」，以觀照為體，實相不過是

真理而已，為什麼說它是一回事呢？因為我們心性本身就具有空性的真理在裡面，空性的真理也是我們心性之體。請問：心性之體是空性，那什麼是心性之相呢？是不生不滅的心性，它有觀照的作用，這是能觀照的心性之相。凡夫迷失這個心性，所以對自己本具的空性迷了，一定要去執著有「我」，認為我有一個靈魂，有一個自我，有一個自己的意識，有一個我去投胎轉生的魂魄，這些知見都是迷，不能真正認識真理，完全向心外去馳求，這個是妄想心，妄想心是向外執著塵境的。因此，當我們的心迷失自己體性的時候，能觀照的智慧光明就暗淡下來了，被妄想心覆蓋住；一旦我們能夠藉外面的因緣，作為開發內心智慧的親因緣，「迴光返照」自心的話，從持續觀照的相，就能夠觀照自己理性的內心。請問，這觀照是從外面來的嗎？不是。還是從內心裡本來就具足的，在天台宗來講，這叫「性德」。這個般若觀照，是我們每一個人本來具足有的性德，性德是本性具有之德。

性德本自具足，是說觀照沒有離開實相，也就是說觀照之相沒有離開實相之體。我們雖然人人都具有性德，但是並不等於已經成佛了！只是眾生的本覺是具備有的，如果我們不去開發它的話，每天心還是向外馳求六塵境界。

眾生跟諸佛有什麼不同？眾生是

「迷」，六根隨逐於心外的六塵境界，迷於色、聲、香、味、觸、法。諸佛是「覺」，不僅對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覺悟它不實在的自性，對六根、六識都覺悟它不實在的自性。這「迷」與「覺」是大大不同的，我們要利用種種的外因、外緣，來開發我們自己內心的內因、內緣。好比我們來聽經、研究佛法，這些都是假借「文字般若」的因緣，來開發我們內心的無量功德寶藏，知道我們自己本來就有跟佛一樣的智慧德相，也就是釋迦牟尼佛在雪山修道六年，最後睹明星而見性成佛的時候，三嘆：「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這個智慧德相是什麼呢？就是「觀照般若」都具備了。

智慧德相有沒有離開我們內心不生不滅的心性——「實相般若」之體呢？沒有！因為它是「實相般若」之相。那麼，我們為什麼卻還是凡夫呢？釋迦牟尼佛說：「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眾生追逐六塵境界，並執著六塵境界，所以無始以來流轉於生死苦海。我們知道，所有的佛法，廣義來說，都是為了要開發我們的「觀照般若」；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都能開發眾生的「觀照般若」。我們最根本的觀照，就是直接觀照自己心性本空的原理，另外，還有一種觀照是觀照一切事相都是眾因多緣和合而生的，它一一都具有無自性的空性。

好比我們觀想我身上穿的這一件大袍，它是絲織品，我不知道它是人造絲還是自然絲？如果是自然絲的話，那不知道要殺死多少的蠶寶寶，才有這件絲製大袍的存在。如果是人造絲的話，當然就沒有殺害生命的問題。如果以人造絲來講，它也不是一條絲、二條絲就可以變成一件大袍，需要幾千條、幾萬條絲才能把它織起

來，有橫方向的絲線、有豎方向的絲線，它們互相交錯密合，才逐漸織成了絲布；其間還必須經過工廠裡很多機械的運轉、工人的操作，才做成的了絲布；最後還必須經過裁縫師父的量身、剪裁、縫製，才做成了這一件大袍。這件大袍的成功，有很多很多因緣條件等種種關係，如果缺少其中一個關係，就沒有辦法將大袍製造成功。這是觀想一切萬法皆由眾因多緣和合而生，還沒有觀到「性空」，只觀察到「緣生」。既然知道它是「緣生」的話，就知道它沒有實在的體性（自性），這是初步觀「有」。作這種觀照「有」的功夫，就不會感覺「有」是實在的，觀察這個有是「假有」，是由許許多多的因緣與條件組織成的假相，不是真相，這個也是般若。從這麼多的因緣條件而觀大袍，大袍雖然有它的樣子、有它的假名，但是根本就沒有大袍實際的存在；我們用手摸它是布，再探索下去是剪裁的人工，……。哪裡有大袍的實際存在？既然沒有大袍的實際存在，大袍又穿在身上，它只有一

個大袍的樣子，請問：它的本體是什麼？它的本體是空性。像這樣，當我一看到大袍時，並沒有看到「大袍」，觀察它所具有的空性，這個就是「實智觀」。再進一步觀，看到大袍的存在是「假有」的，它的體相用宛然存在，這個叫做「權智觀」。這些都是「觀照」！所以，佛法叫作解脫法，它一定要透過我們心性，來開發我們內心裡面的「觀照般若」，讓我們觀照宇宙一切法、觀照我們自己的心性，直接到達空性的真理——「實相般若」，這個觀照的作用，總名稱叫作「觀照般若」。

「觀照般若」在大乘「法相唯識學」來講，它變成「三性觀」，它的「觀照般若」應該包括什麼？

①「遍計執性」是空。凡夫所說出來的名字都是符號，桌子有桌子的名字，某人叫張三、李四：都是名字，但張三不是李四，李四不是張三，但是他可以叫張三，其他人也可以叫張三；又他叫李四，別人也可以叫李四。在「法相唯識學」來講，這世界上有兩種存在：一種是語言、

文字、觀念的存在。人與人之間是依靠語言、文字、觀念作彼此的交流。好比「我告訴你啊，某某人現在怎麼樣怎麼樣，……」說了半天，全都是文字；報告很多事實，全都是文字、都是觀念。「我們是老朋友，你每次都把好消息告訴我，謝謝，謝謝。」有些老朋友相見，三天三夜也談不完，談的是什麼呢？都是語言、文字——「遍計執性」，心裡面所記下的語言、文字。般若在「唯識學」方面所觀察出來第六意識的「遍計執」是空。好比有人說這個是「火」，「火」這個語言或文字，等不等於實在的火呢？它不等於實在的火。又好比有人說那個是「水」，「水」這個語言或文字，等不等於實在的水？也不等於實在的水。它們只是語言、文字，是在諸法的相上「遍計執」——周遍、計較、執著，這些「遍計執」是完全空無自性的。只是從第六意識發生的思想觀念，從嘴巴發出的語言、文字等，根本和實在的事物毫無關係，完全是空無自性的，徹徹底底的空無自性，這是「遍計執空」。法相唯

識行者，修習「唯識觀」的第一步，就是修這個觀，這是「唯識學」方面的「觀照般若」。

②第二步的觀照是什麼呢？「依他起性」是假有。既然我們的語言都是空的，文字也是空的，思想也是空的，它不能代表假有諸法的存在，那個我們所認為的「實在」，就是不空嗎？明明看到一個實在的人，看過去有個形體，摸過去有個身體，這個是男人，那個是女人，這個是老人家，那個是小孩子，怎麼能說他全部都是「空」呢？他明明是「有」的啊！這客觀存在的事物，叫「依他起性」；是說萬事萬物都依托眾多緣的條件和合而成的，它只是暫時存在的「假有」，且都有「生住異滅」的現象，這個也是「觀照般若」。

③「圓成實性」是真有。我們應當了知，觀念不等於事實，觀念是妄想，所以觀念完全沒有，而事物的存在是有的——它依托種種關係而有；在「般若」來說，它還是一種「權智」，不是「實智」。要知道，

諸法事實上是依托種種關係而有，當下就觀知它的空性，這才叫做「圓成實性」。

所以，就「法相唯識學」來說，「觀照般若」等於「三性觀」；就「般若法門」（法性空慧學）來說，「觀照」是觀什麼呢？一個觀「緣生是假相」，一個觀「性空是體」；就《華嚴經》（屬「法界圓覺學」之一）來講的話，是觀「法界緣起」。緣起有兩種觀，什麼叫《華嚴》的「法界緣起」（註①）呢？它範圍更大，第一觀「一即一切」，第二觀「一切即一」。在華嚴宗是怎麼講呢？有兩種觀：一是以「理」（法界）來觀，理觀是「一切即一」觀，《華嚴經》偈：「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觀一切萬法都是唯心所造。但心有「實相心」、「虛妄心」的不同。實相心是不生不滅的，所以，就不生不滅的「實相心」來看，這世界萬事萬物都具有不生不滅的空性真理在裡面，如果我們悟了一個不生不滅的真理，一切萬法不生不滅的真理同時都悟到；悟一法的空性，就同時悟到一切法的空性，

因為空性是沒有差別的，所以一通百通；另外一種華嚴的觀法是「事」（法界）觀，事觀是「一切即一」觀。大家看這張桌子有四呎高、兩呎半寬，是個講臺，我們不要以為它很渺小，其實它很偉大，把它擴大起來，它是盡虛空遍法界的，它怎樣盡虛空遍法界呢？這桌子是哪裡的桌子？是大乘講堂的桌子。大乘講堂的桌子是誰的桌子在哪裡？是在復興南路「 ∞ 」號 ∞ 樓大乘講堂的桌子。這樣，「復興南路在哪裡？」就算進去了。又這桌子是哪裡的桌子？是在臺北市。這樣，臺北市也算進去了。又臺北市在哪裡呢？在臺灣。這樣，臺灣也算進去了。又這桌子放在哪裡呢？放在中華民國。這樣，中華民國也算進去了。臺灣在哪裡呢？在亞洲的。這樣，亞洲也算進去了。亞洲在哪裡呢？在地球上。這樣，全世界都算進去了。所以，我們觀察它的關係有這麼大！地球又在哪裡呢？在太陽系裡面的地球。這樣，太陽系也算進去了。太陽系又在哪裡呢？在銀河系雲裡面的一小部份。這樣，銀河系雲

也算進去了。銀河系雲又在哪裡呢？在廣大的宇宙裡。這樣，廣大的宇宙也算進去了。這個宇宙有四方——東、西、南、北，四隅——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以及上、下等十方，所以，一張桌子就和盡虛空、遍法界的十方世界有關係。也就是說，一點點的物質，就是盡虛空、遍法界都有它們的關係存在，這是華嚴宗的「事相觀」。這種觀法有一個好處，消極方面會打破自我，因為我們凡夫通常總是把自我越搞越小，把國家觀成我的家裡，把我的家裡就歸於我一個人所有，我一個人如果死掉就什麼都沒有了，這樣，我們的心量就越來越小了！這種「一切即一」的事相觀法會讓我們打破自我的範圍，讓心量越來越大，這樣才能夠和宇宙真理打成一片。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物，其實，我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但每一個人都同樣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就如中國人所說，是個頂天立地的人物。現在以《華嚴經》來說，我們不僅是頂天立地，而且是窮盡宇宙，

上窮蒼穹之理，下極蒼穹之事，全都包括在裡面。到達這個時候，就會把我們的「權智」發揮起來，「權智」包含一切有，也就是「後得智」，這是菩薩的微妙觀照。但是「權智」觀照的範圍這麼廣大，叫我觀察這麼多，我單單一家人的大小事情，單單夫婦兩個人的事情就夠煩惱了；早上說話稍不對勁就起煩惱，中午稍不對勁也起煩惱，晚上稍不對勁更起煩惱，還要再叫我觀想全世界、全宇宙，甚至觀想盡虛空遍法界：，這太麻煩了！既然這樣，受不了「權智」的廣大，而不能解脫，那麼，我們改為觀照「實智」如何？請問「實智」怎麼觀呢？既然受不了這麼廣「大」的法界，那麼換成「小」的事物來觀照，我們也一定受不了！因為單單夫婦兩個人的世界，我們都沒有辦法容納太太（先生），對方也沒有辦法容納先生（太太），為什麼呢？因為自我的執著心太強的緣故，也就是「我執」太重的關係，凡事都以自我為優先考量，凡是觸犯「我」的原則的都不對，這樣當然也不可能獲得解脫

啦！我們就要在這個地方做「實智觀」，觀「我」在哪裡呢？這種觀法和小乘佛法有關係，小乘佛法在「無常」上面觀「無我」，大乘佛法則在「緣生」裡面觀「無我」。想想看，我們沒有爸爸、媽媽，哪裡有「我」呢？我的媽媽沒有外婆、外公，哪裡有「我」呢？我的爸爸沒有阿公、阿嬤，哪裡來的「我」呢？……。這樣觀察下去，到底有沒有實在的「我」呢？從豎的親屬關係去觀察，沒有一個實在的我。從橫的日常生活所需關係來看，我每天都要吃飯，沒有農人去耕田，我就沒有飯吃，肯定會餓死，哪裡有「我」？又如果沒有牛就沒有牛奶，沒有牛奶可喝，我也可能餓死。又如果沒有人種菜，我沒有菜吃，我也可能生病而死。又如果沒有這些工廠，我們就沒有電燈，也沒有人縫製衣服。臺灣氣候溫和，不太冷或太熱，大概不會熱死，也不會冷死，但是沒有衣服穿也是不行的。如果過年前後遇到寒流的大冷天，沒有幾件衣服穿也可能冷死，如果在台灣南部，氣候經年溫暖，情況又好一

點。如果是在大陸北方，在冰天雪地的季節，沒有衣服穿的確會冷死人。我們在橫的關係裡面觀察，離開這麼多關係，不要說父母從小保護我們，直到長大成人，如果一個嬰兒那麼小，父母不給他保護，不給他奶吃，他肯定會餓死，如果不給他衣服穿，他一定會凍死；沒有好好照顧，他可能會摔死、意外死；，一件事裡面就有這麼多的關係，哪裡有「我」可得呢？的確沒有一個實在的「我」可得。既然沒有「我」，可是我已經長得這麼高、這麼大了！所以，我們一定要懂得感恩，要感謝父母親，感謝外公、外婆，感謝祖父、祖母，感謝所有的祖先，還要感謝社會上的農人、工人、感謝各個崗位上辛勤工作的人。如果敵軍攻打進來的話，我們說不定就被他們殺死了，所以我們也要感謝捍衛國家的軍人。還要感謝警察來保護我們居家生活的安全，不要讓那些黑社會的壞人危害我們的生命。這樣觀察，哪裡有實在的「我」可得呢？以上，我們已經觀察身體的外面，確實沒有實在的「我」可得！

接下來，我們再觀察身體裡面，有沒有「我」可得呢？我們的身體如果幾天不喝開水，精神慢慢就乾萎了，再多餓幾天，就一命嗚呼了！身體是什麼和合而成的呢？是地、水、火、風等四大和合而成的，我們之所以能夠存活是依靠種種食物供給而來的，如果食物不夠、營養不充足，我們的身體就不能健康地活著。還有，如果我們不睡覺，只要三天三夜不睡覺，我們就不是正常人，可能就變成神經病了；人的身軀還在，但是變成一個精神錯亂的人，變成神經病！如果一個禮拜不睡覺，即使不餓死，也是胡思亂想、精神錯亂得更嚴重！這樣來看，「我」在哪裡呢？我身體的存活都不能夠缺少任何一點點關係，若缺少了任何一點關係，都不能活得很好，所以我的身體是由很多很多關係條件組合而有的，哪裡有「我」可得呢？我們往往感覺沒有實在「我」的時候，就好像看到人死了，一副骷髏骨頭擺在旁邊。我們問它：「骨頭啊！你在生時做了好多壞事，你該死！」骨頭會不會生

氣呢？骨頭不會生氣。我們知道，骨頭已經變成無知的物體了，它當然不會生氣。再問它：「骨頭啊！你在生時救了很多人家！我也是你救的人，我很感謝你！」骨頭會不會歡喜呢？它不會歡喜。「骨頭啊！你過去是個國王，統治千千萬萬的人，地位崇高得不得了，大家都對你很崇拜啊！」骨頭會不會感到很驕傲呢？不會。一旦我們真正了解「無我」的時候，我們的內心就和骨頭一樣，誰說好話也沒有關係，誰說壞話也沒有關係，已經沒有「我」了，等於連骨頭都沒有了嘛！既然「無我」，連骨頭都沒有了，無論別人說什麼話都可以，他說圓的或說扁的，說橫的或說豎的，都沒有關係，我們都不會起煩惱；因為我們已經知道「無我」的道理了，如果能夠觀察到連骨頭都沒有的話，那就更解脫了！因為如果還有骨頭存在哪裡的話，表示還沒有徹底解脫！我一腳把它踢開！真正證得「無我」的時候，別人罵我，就跟罵骨頭一樣，這個不是我，這本來就不是嘛！這個「我」是由許多關

係而有的，是不實在的。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做《華嚴經》裡面「華嚴觀」，就回頭來做「大般若」的觀想，還是從「緣生觀」觀起，再到「性空觀」，這還是叫「觀照般若」。我們舉大乘佛教三系思想(註③)來講，包括剛剛所講的，都是叫「觀照般若」。請問：「觀照般若」是我們打坐的時候，才作「觀照」用功就好嗎？好比我常常講：有個老阿婆嘴巴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媳婦要跟她吵架，婆婆正在念「阿彌陀佛」，媳婦卻挑這個時候要跟她吵架。婆婆心裡想：「好，我今天要念一萬遍阿彌陀佛，我現在絕對不跟她吵，等我一萬遍念好了，那時就讓你得有苦受……。」如果是這樣用功，當時是把煩惱壓下來了，念好佛以後，煩惱還是再生出來了。也可能一邊念佛、一邊想：「妳偏偏在我念佛的時候找我麻煩，等我用功好，再跟妳大吵一架，一定讓你難受難受！」這種邊用功，邊打妄想，又是有時間限制的用功，這不算「觀照般若」！當

然以世間的方便來講，也可以算啦！但是「觀照般若」的生活範圍，要包括行、住、坐、臥都在生起觀照。

僧肇法師是鳩摩羅什大師的四大弟子之一，他著作一本論叫作《肇論》，專門講三論宗的道理，講「法性空慧學」的道理，他對觀照怎麼講呢？他說「觀照般若」是「照事照理」，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照事就是「緣生觀」，照理就是「性空觀」。(賢首宗)法藏大師替玄奘大師翻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並替《心經》做注解(《般若心經略疏》)的時候，他說：「什麼叫『觀照般若』呢？觀照是能觀的妙慧，能觀就是心性裡面能夠生起觀察的微妙清淨的智慧，這就是『觀照般若』。」觀照的定義之前就講過，現在是引證。在《華嚴疏鈔》第三十六卷，說：「觀照是什麼呢？觀照就是『慧』。」它的意思是：指觀照就是能觀照真理的智慧，這當然不是指科學家對宇宙間現象界知識的觀察。佛教所說觀察真理的智慧，能夠使我們到達解脫煩惱，親證無我的真理，親證

宇宙萬有緣生性空的真理，能夠獲得大解脫的效果，這種智慧才能夠叫作『觀照般若』，《大乘義章》中對於觀照怎麼講呢？《大乘義章》說：「觀照是一種開始練習了解，從了解裡面開始有觀察，觀察好會發生力量，就可以把煩惱伏下去。」換句話說，起「觀照般若」，有降伏煩惱的作用。如果是科學家的話，就沒有辦法降伏煩惱，他們可以很辛苦地研究一個實驗，但是沒有辦法降伏內心的煩惱。《華嚴遊心法界記》（註四）對觀照怎麼講呢？「觀就是觀察的智慧，照就是照見真理。」我們知道觀是指我們心性裡面的能觀智，能觀智如果照不到真理的話，不能叫證到。如果只有觀的心而沒有智慧，也是沒有用的。我們舉一個世間法裡觀照的例子給大家做參考：在《三國演義》裡面，曹操率八十三萬兵馬要下江南，想要圍剿劉備、關雲長、張飛三人的勢力，如果等他們的勢力成功壯大，再來消滅就不容易了。所以親自率領八十三萬的人馬，號稱為「百萬大軍」下江南，想把劉、關、張、諸葛

亮等人一舉消滅。他帶領大軍從北方到南方來，當時五月的天氣熱得不得了，百萬大軍人人都說太陽太大，熱得簡直受不了，大家都直喊口渴死了；這時路邊沒有溪水，大家感覺口渴又燥熱。於是有人稟告曹操：「報告丞相，我們大家都非常疲乏，口渴得不得了！」曹操情急生智，這機智還只是世間法的機智，他雖然有作觀察，但那只是觀外面的環境，是第六意識對外面的觀察，是外觀，並不是觀照內心，不是反觀自心的內觀。曹操說：「啊！你們看到沒有，對面的那片山，青翠可愛得不得了，我過去在逃難的時候，曾經逃到那個地方，那裡滿山遍野都是梅子啊！現在梅子成熟了，等我們一到那裡，大家就可以摘梅子來吃，每一個人吃它幾個。」大家一聽有梅子吃，嘴巴一生酸，口水就源源流出來了，就立刻感覺不渴了。於是，曹操下令：「再走一段路吧！」又走了兩三小時，走到有水的地方再下來。如果不是曹操機智的話，如何解決一百萬大軍口渴的問題？那就必須有水喝

才行啊！當曹操对大家說山坡上有滿山遍野的酸梅，每一棵梅子樹都結實纍纍，有好多好多的酸梅，我們走到那裡時，每一個人馬上可以吃它好幾個；大家想到要吃酸梅，嘴巴就感覺酸得不得了，口水就流出來了。一方面可以說這是心理學的作用，懂得「刺激、反應」的原理；另一方面來說，他是懂得世間法的觀察，熟悉兵法、懂得帶兵之道。

佛教所謂的「觀」，是內觀，也叫作「反觀」。道家也說內觀，但它們的「內觀」是觀身體裡面的精、氣、神；所以，我們佛教的內觀還要再進一步，是對自心的反觀。佛教的「般若」，總是講「觀照」，還要再強調，觀自己的身體還不夠，還要時時觀照自己的內心，這非常重要！《大乘義章》對於觀照，還說一句話：「如果對於法，要是觀察到通達的地步，叫作『慧』。」這種觀就有一點「後得智」的觀法。對於一切法的道理，觀察到通達無礙的地步，就是有「後得智」了，但是也包括「實智」在裡面，這個也是叫「觀照」。

換句話說，我們觀照諸法所具有的真理，要觀照到通達真理的根源，這個根源就是窮盡宇宙之本體，觀察到達最後，它是眾因多緣和合而生，是沒有實在的自性可得，是沒有形相的；一直追溯到離開眾因多緣，沒有實在的「生」可得，諸法根本當下就空性，空性就是宇宙本體。但是在這個地方，大家不要執著喔！許多哲學家認為宇宙的誕生，是從虛空生下來的，中國人講從無極生太極，如果說從空生，不是和道家說的差不多嗎？不是和印度許多哲學家說的也差不多嗎？佛教不這樣講，佛教認為如果諸法當初從「空生」，這句話是不對的。佛教認為諸法是從眾因多緣和合而生，是「緣生」。緣生是指眾因多緣和合而生，所以諸法沒有實在的自性可得，這種特性稱作「空性」。虛空不會生，宇宙所有「有」的存在，是眾因多緣而生，所以不要執著是「空生」。但是佛教主張緣生的道理，宇宙萬有的存在是沒有實在的自性的，是具足空性的，並不是主張從空生，這一點我們一定要知道。

佛教講的是「無生」，既然諸法都具有空性，緣生的諸法本身有假相儼然存在，具空性的諸法根本沒有生。不僅現在沒有生，過去也沒有生，未來也沒有生，都是緣生—眾緣所生的諸法，當下就是空性，是假有的、是沒有實在自性的，這種觀點是佛法所說很重要的道理。天台宗對於「觀照般若」來說，一般是修止觀，像《摩訶止觀》說：「什麼叫作『觀照般若』呢？『內順觀道、外扶教門』。」所謂「內順觀道」—內心隨順觀察智慧之道，來觀察真理。所謂「外扶教門」，是外面能夠扶助弘揚佛法之門。所以我們如果能夠生起「觀照般若」的話，就能夠消除自己的煩惱，還能夠消除別人的煩惱。如何消除呢？用佛法解脫的道理，可以消除別人內心的煩惱，所以能夠「外扶教門」，這是「觀照般若」的本體。

我引證了這麼多書，講了這麼多觀法，都是「觀理」，還沒有仔細講到「觀事」哩！觀事在《華嚴經》裡面說「一切即一」。一切裡面就包括所有的事事物物，

一個事物就關係無量無邊的事物，這一種「華嚴觀」的境界很廣大。為什麼要做「事觀」呢？明明大家是有血有肉的一個人，卻叫我們一下子觀「空性」的道理；明明「有」我們這個身體，為什麼叫我「觀空」？我們恐怕都認為觀察自己身體的「空性」，身體就會像虛空一樣完全變沒有了，它還是有，只是要我們認識身體的「有」，是沒有一個實在的體性可得的，只有這個「假有」的身體，因此，我們不可以執著它、貪戀它，這就表示它的「空性」。因為怕我們觀不起來，才要方便在「觀照般若」裡面，先講「理觀」；另外還有「事觀」。「事觀」我們也講過，「緣生觀」就是「事觀」，「性空觀」就是「理觀」，這高深的我們都說過了。另外，「事觀」裡面，還包括淨土宗、密宗及小乘的觀法。「事觀」，在小乘是講「九想觀」—小乘要修無我觀，怎麼修無我觀呢？修行弟子要到山上的屍陀林去觀察屍體。印度人死了，有些人是天葬，人死了抬到山上去，把棺材底下的板子抽掉，屍體就掉下

懸崖，棺材就抬回去了，大家都不再回頭看。屍體掉到崖下，這是印度的屍陀林。屍體放在露天的野外，會慢慢地腐爛。修不淨觀的小乘弟子就坐在屍體稍遠處靜靜地觀察：屍體經過三天，就有一些屍水流下來，屍水很臭。經過七天，會流出更多的屍水。經過九天、十天的時候，就開始腐爛、臭氣薰天！經過十幾天，蛆蟲就開始爬出來，遍體都是。經過二十幾天的時候，蟲爬得好多喔，很臭！這個時候，天上的老鷹也飛來吃蟲、吃屍體，還不到一、兩個月的時間，就只剩下一副骨頭，所有的蟲、所有的肉，都不見了，老鷹也飛走了。「九想觀」就這樣開始，一步一步地觀想，觀想到最後只剩下一副骨頭，這樣就成就了「白骨觀」。這也是「事觀」，這樣觀察，很容易就生起大「厭離心」，很容易成就「無我觀」，只是對人生比較消極，做人徹底心灰意冷啦！

「白骨觀」能夠成就「無我」的觀智，但是會減低我們對宇宙人生的欲望，變得做人、做事都不積極，即使遇上好事也不

肯去做，一心只想要超出三界火宅，對世間的人情冷暖，看得很淡！所以，大乘佛教的菩薩，就不修「白骨觀」，而是觀「佛身觀」，觀想佛陀有種種相好莊嚴，就站在我們的面前。佛相為什麼不會讓我們生起貪愛心去愛祂呢？因為佛陀慈悲的眼睛下垂，安祥禪定的樣子，讓我們一看到祂莊嚴的法相，所有的煩惱都瞬間沒有了！我們不會對佛陀發生貪愛之心，只會發生敬仰之心；想到祂的眉毛像柳月彎下來，慈悲的眼睛輕輕閉下來，深入禪定的樣子，有無比的定力、有無比的莊嚴，這樣子觀察佛陀的種種相好莊嚴，叫作「佛身觀」。請問，佛陀的眼睛為什麼這麼莊嚴？喔！因為祂過去累劫以來，曾經以智慧布施眾生，所以祂的眼睛特別莊嚴。佛陀的耳朵為什麼這麼莊嚴呢？因為祂過去累劫以來勤求一切佛法，用寶貴的生命求取佛法。每一個相好莊嚴都要修一百劫，好比求一個眼睛相好莊嚴，必須一百劫的勤苦犧牲；一一相好莊嚴，都要經過百劫的勤苦修行。如今佛陀已成就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請問需要修多少個百劫，才能夠成就呢？啊！我應該要努力，在這個社會上，多做利益眾生的事；單單修一個眼睛的相好，就要做很多有智慧的、利益眾生的事情！「佛身觀」會讓我們積極地去從事社會上許多利益眾生的工作，人生的態度才不會消極冷漠。但是如果修小乘的「白骨觀」，就會讓人生的態度變得消極冷漠。這些都是「事觀」，眼睛閉下來作觀。

以我傳授大家的「密宗」觀法來講，我要弟子修「種子觀」；梵字種子就代表（法身）般若。這裡有兩種：一種是懂得梵字所代表的意義，一種是不懂。雖然我們不懂種子字代表的意義，單單去觀修「種子觀」，也會開發我們自心本具的智慧。過去，我在上海時，有一個老阿婆，在西藏密宗裡面學法，諾那呼圖克圖上師傳她西藏密法。她說佛菩薩她觀想不起來，因為她對師父印象很好，旁邊的師兄就對她說：「你回去就念這個咒。觀想什麼人呢？就觀想師父好啦！師父給你一

張相片，你專心觀想師父就好了。」她就認真地觀想師父，每一次用功就觀想師父，可以觀想兩點多鐘哩！她想，我要去一號，師父坐在上面那麼久了，應該也要去一號才對啊！

忽然間，她哇哇大叫！不得了！我師父可能要去一號，這樣會弄得我滿頭滿身都是尿尿，這事怎麼辦才好？想不到觀想會觀出這個副作用出來。在諾那尊者的開示錄裡面有這麼一節，所以我認為觀想「種子觀」，就沒有這個副作用！我們不要觀想「人」，一觀想人，人要吃飯、痾尿痾尿；，可能就會想到他在頭頂上痾尿痾尿了。如果我們觀想觀世音菩薩，或是阿彌陀佛在上面，牠們可能在我頭頂上也是會痾尿痾尿嗎？這問題就來了，為什麼好的相我們都觀不起來，壞的相通通都觀出來了，真是麻煩！但是我們觀想「種子」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發生。我教大家只觀想一個「種子字」就好了，以一個梵字作種子觀基礎，就沒有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發生，沒有任何副作用，而且「種

子觀」就是智慧的代表，是真理的代表；觀照慣了，一旦內心開發成功，無明封住心性的蓋子打開來時候，那個觀照的力量，會把心性的微妙功德打開來！它和第六意識分別心不相應，我們不必懂得它（種子字）的意義；另外一個觀想，就是「環境觀」，好比《觀無量壽佛經》，要我們觀想西方極樂世界有七寶池、八功德水，觀七重欄楯、七重羅網，這是「環境觀」，這也是幫助我們生起觀照真理的一種智慧方便。

【註釋】

註①法界緣起：為華嚴教義之緣起觀。屬四法界中事事無礙法界之內容。又作法界無盡緣起、十無盡緣起、十玄緣起、無盡緣起、一乘緣起。華嚴宗主張，千差萬別之現象界，其法性具有實體，亦即緣起之諸法悉為實體，現象之外無有實體，實體之外無有現象，此即法界之實相。法界之形成，係以一法而成一切法，以一切法而起一法，是故一關係著宇宙之一切（一即一切），一切亦含

攝於一之中（一切即一）。如是法界之一與一切互為主從，相入相即，圓融無礙而重重無盡，稱為法界緣起。

法界緣起可分為染、淨二方面來說明。染法緣起，係說明迷界之緣起，乃真如無力而無明（迷）有力之狀況；淨法緣起，則說明悟界之緣起，即真如有力而無明無力之狀況。華嚴教義中，更進一步詳細發揮法界緣起者，另有所謂三性一際、因門六義、六相圓融、四種法界等要旨。此外，針對真理之本體而論說緣起者，即天台宗之一念三千論；與之相對，針對各個現象而論說相即相入者，即為華嚴宗之法界緣起論，此乃繼承小乘佛教之業感緣起論、權大乘之阿賴耶識緣起論等，所完成的實大乘之緣起論。（參考佛光大辭典）

註②四法界：即華嚴宗之宇宙觀。華嚴宗認為全宇宙係統一於一心，若由現象與本體觀察之，則可別為四種層次：（參考佛光大辭典）

④事法界，指差別之現象界。事，為事象；

界，爲分齊之義。即宇宙各種事物皆由因緣而生，各有其區別與界限；而世俗認識之特徵，則以事物之差別性或具特殊性之事物，作爲認識之對象，此稱情計之境，雖有而非實。

②理法界，指平等之本體界。理，爲理性；界，爲性之義。即宇宙之一切萬物，本體皆爲真如，平等而無差別。故宗密之註華嚴法界觀門謂，理法界，即無盡事法，同一理性之義。此現象之共性，皆爲空性；理，即是本心、佛性、真如。然達此境界尙未顯真如妙用，故並不完全。

③理事無礙法界，指現象界與本體界具有一體不二之關係。即本體（理）無自性，須藉事而顯發；而一切萬象，則皆爲真如理體之隨緣變現。此即理由事顯，事攬理成，由此顯出理與事互融無礙之法界。據《大乘起信論義記》卷上所載，如來藏隨緣成阿賴耶識，此即理徹於事；亦可依他緣起無性同如，此即事徹於理。然尙非佛智之最高認識。

④事事無礙法界，指現象界本身之絕對不可思議。即一切諸法皆有體有用

雖各隨因緣而起，各守其自性，事與事看似互爲相對，然多緣互爲相應以成就一緣，且一緣亦助多緣。以其力用互相交涉，自在無礙而無盡，故稱事事無礙重重無盡。又作無盡法界。若總觀以上四法界，則稱爲四法界觀；若分別觀之，則逐一稱爲事法界觀乃至事事無礙法界觀。關於四法界之修行次第，即依序由最初之事法界觀而入理法界觀，次觀事、理無礙而入理事無礙法界觀，最後觀事事無礙重重無盡，成就事事無礙法界觀。其中之後三者，或謂相當於華嚴宗初祖杜順所作「華嚴法界觀門」中真空、理事無礙、周遍含容等三觀。華嚴宗四祖澄觀則於前述之後三觀加上三觀所依之事法界觀，成立四法界觀。

華嚴宗又以四法界來分別小、始、終、頓、圓等五教，即：

①小乘教，此教僅闡明差別之事法，而未立真如之理，故屬於事法界。

②大乘始教，復分爲二：（一）相始教，此教但攝真如於百法中之六無爲，故亦屬於事法界。（二）空始教，此教專說平等之空理，故屬於理法界。

③終教，此教立真如之隨緣不變，故屬於理事無礙法界。

④頓教，此教立「離言真如，速疾頓悟」之法門，故亦屬於理法界。

⑤圓教，此教宣說法界緣起事事無礙，故屬於事事無礙法界。

註③大乘三系思想：很多佛教經典的開經偈都是：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意！」。

佛教經論浩瀚，有三藏十二部，非其他任何宗教可比。很多高僧大德窮盡一生的精力，鑽研其堂奧，成就戒定慧三無漏學，也因之成爲一代三藏法師或祖師。近代高僧大德如太虛大師、印順法師等將之分爲三大體系。

①一九四〇年，太虛大師將大乘佛法分爲三個系統：

- 一、法性空慧宗，以法空般若爲宗。
- 二、法相唯識宗，以唯識法相爲本。
- 三、法界圓覺宗，包括法性及法相二宗，以盡一切法爲界，而爲任何一法所不能超越，華嚴（賢首）、法華（天臺）、淨土、真如（禪宗）等，無不盡入此第三宗的範圍。（《太虛全書》）

②依印順導師的分法分爲：

- 一、性空唯名系：是以龍樹爲首的初期大乘思想體係，代表著作如中觀論、百論、十二門論等。
- 二、虛妄唯識論：是以無著爲首的中期大乘，代表著作如解深密經、百法明門論、八識規矩頌等均屬此系。
- 三、真常唯心系：是以佛梵綜合的後期大乘，如來藏經、楞嚴經，不增不減經、楞伽經，大乘起信論、佛性論等，都是此系的經論。

註④《華嚴遊心法界記》，全一卷。唐代法藏大師撰，是基於華嚴宗初祖杜順

和尚的五教止觀，闡明華嚴宗的觀門。分爲法是我非門、緣生無性門、事理混融門、言盡理顯門、法界無礙門等五門。即依五門的次第說明小乘教、始教、終教、頓教、圓教的觀門，並顯示其淺深的相狀。

生活禪小品

不肯去觀世音

五代後梁貞明二年（西元九一六），日本留學僧慧鑒法師，學成回國時，特別向五臺山請了一尊觀音聖像，想回國供養。慧鑒法師所坐之木船，航行至浙江的舟山群島，在過新羅礁的地方，忽然海中掀起風浪，海上現出無數的鐵蓮花，致使木船不能前進，達數日之久。在這種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將觀世音菩薩請上小島，借張漁翁的茅蓬安住。

經過數日，選擇天晴浪靜的時候啟航，誰知鐵蓮花又佈滿了海面，阻擋了去路，不能前進，此時，漁翁對慧鑒法師說：「你既然日本回不得，就在這裡建築寺院安住並供養菩薩，同樣也是在弘揚佛法啊！」

於是慧鑒法師，就在補怛洛迦山上，建築一座稱為「不肯去觀音院」，後來發展成為我國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這也就是觀世音菩薩定居中國的因緣，名爲：「南海普陀山——不肯去觀世音菩薩」。

【附註】

觀世音菩薩是中國民間影響最大、最受民眾尊崇的一位菩薩。中國民間常有「家家觀世音，戶戶彌陀佛」之說。中國唐朝時，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諱，略去「世」字而簡稱「觀音菩薩」或「觀自在菩薩」，之後相沿成習，以至今日，世人仍多稱「觀音菩薩」。觀音菩薩本來沒有男女相之別，在《觀音菩薩普門品》中說，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者，觀音菩薩即現何身而為說法。唐朝之後，一些高僧大德為了

方便度化眾生，常將觀音菩薩塑畫成女性形像，就像慈母一樣，以此來表現觀音菩薩的慈悲。希望用母性的大愛，表達菩薩對一切眾生視若赤子般的慈悲。觀音菩薩是一位悲心殷重，拔濟眾生痛苦的慈心菩薩。

觀音菩薩讚偈云：「觀音菩薩妙難

酬，清淨莊嚴累劫修。三十二應周塵刹，百千萬劫化閻浮。瓶中甘露常遍灑，手內楊枝不計秋。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度人舟。」有求必應是觀音菩薩的最大行願。因此，人在遇到疾病和災難時，常會祈求觀音菩薩興慈運悲，解救眾生的苦難。

在《楞嚴經》中，觀音菩薩以「耳根圓通」，而被文殊菩薩稱讚為二十五圓通中第一圓通，因為娑婆世界的眾生，耳根特別敏銳，容易藉由聽聞佛法或梵唄唱誦而起信，故《楞嚴經》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則敘述觀世音菩薩，隨時隨處度化眾生種種

苦難的情形，凡是遇到危難的人，稱念觀音菩薩的名號，菩薩便會即時觀其音聲而前往解救。

在《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觀音菩薩是善財童子所參訪的第二十位善知識，善財童子到補怛洛迦山的菩薩住處，觀音菩薩為他解說「大悲行法門」。中國民間根據《華嚴經》「五十三參」中，善財童子到補怛洛迦山觀世音菩薩住處參訪菩薩的說法，結合菩薩在浙江舟山群島的諸多感應事蹟，認定這裡就是觀音菩薩在中國的住處，名之為「普陀山」。沿襲下來，普陀山便成了信眾朝拜觀世音菩薩的聖地。

根據同樣的典故，而有了「童子拜觀音」的形像。又有人把善財童子與《法華經》中的龍女，共同做為觀音菩薩的左右脅侍。現在我們最常見到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千手」代表神通，「千眼」代表智慧，表示菩薩眼到手到，有能力隨時隨處應眾生之所感而前往救助。觀音菩薩經常手持楊枝淨瓶，又稱「楊柳觀音」。

「楊柳」取其柔順，象徵觀音慈悲救苦眾生之意，有所謂「金剛怒目，菩薩低眉」之說。觀音菩薩的淨瓶中盛有淨水，具有消災免難的作用。所以，「瓶中甘露常遍灑」，表示觀音菩薩常救濟眾生的苦難。觀音菩薩的慈悲，是真誠理性的愛心，視一切眾生如自己的兒女，以愛心呵護，以智慧調教，真是「悲智雙運」的代表！

吝嗇的人



從前有一個人非常吝嗇，吝嗇到珍惜自己的每一根頭髮，可謂「一毛不拔」。他從來都不肯把自己的東西送給需要的人，從沒有動過布施的念頭，甚至連「布施」這兩個字都說不出口，彷彿話一出口，自己的財物就會有所損失。

佛陀為了教化此人，便開示他道：「一個人這輩子之所以富有，比別人長得高，長得帥，所有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跟上輩子的布施有關。」

在佛陀的開示下，這個人深受觸動，

但是他仍然無法像別人那樣順利布施。他找到佛陀，對佛陀說：

「世尊，我也很想幫助別人，用自己的財富去救濟窮人，幫助需要的人。但是每次當我要把東西送出去時，就會感到像割肉一般地疼痛。對我而言，布施實在太困難了！」

佛陀靜靜地聽他說完之後，從地上抓起一把草，對他說：

「請你把這把草從你的左手交到你的右手手中。」

這個人一聽，毫不遲疑地照做了。

佛陀又說：

「現在，把你的右手想像成自己，左手想像成他人，然後請把這把草再從右手交到左手裡。」

吝嗇的人一聽要把草給別人，就猶豫了，他想得滿頭大汗，也捨不得這把草。

佛陀輕輕地在他耳邊說：

「難道左手不是你自己的手嗎？」

如此一想，他趕緊把草放到了左手

裡。佛祖要求他反覆做幾次，終於，他能

夠克服自己心中的障礙，將草交到身邊人的手中了。經過不斷地練習，這個「吝嗇鬼」終於成了眾人眼中的「慈善家」，他不僅將自己的財富布施給別人，臨終前甚至把自己的身體也捐獻了出去，自然證得了無上菩提。

【附註】

布施是件困難的事，因為布施便意味著失去，將自己辛苦的財富、艱難獲得的真理、幾十年積累的經驗，不存私心地送給他人，甚至可能是陌生人，心中難免會有不捨；但是，這種仁慈之心，善良之心，這種分享與互助的感召力，可以令這個世界變得更加溫馨。有時候，布施不僅僅需要克服內心的不捨，還需要另外一種智慧，以使受者坦然接受，而不傷及自尊。

看淡

每一個在我們生命裡出現的人，都有原因。喜歡我們的人，給了我們溫暖和勇氣。我們喜歡的人，讓我們學會了愛和自

持。我們不喜歡的人，教會我們寬容與尊重。不喜歡我們的人，讓我們自省與成長。

沒有人是無緣無故出現在我們生命裡的，每一個人的出現都有原因，都值得感激。因為看輕，所以快樂；因為看淡，所以幸福。我們都是天地的過客，很多人，我們都做不了主；譬如離去的時間，譬如走散的人。

「心」字三個點，沒有一個點不在往外蹦。我們越想抓牢的，往往是離開我們最快的。因此，一切隨緣；緣深多聚聚，緣淺隨它去。人生，看輕、看淡多少，痛苦就離開我們多少。

人人都怕自己不清醒，希望自己心明如鏡。其實人生何必太清醒？做粥要放三分米，七分水。處事要三分為己，七分為人。對朋友要三分認真，七分寬容。對家庭要三分愛，七分責任。看文章要三分在看，七分在品。喝酒要三分醉，七分醒。三分……七分……不過是人生的掂量。看

的是書，讀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學的是生活；斟的是酒，品的却是艱辛。

人生就像一張有去無回的單程車票，沒有彩排，每一場都是現場直播。

【附註】

世上沒有不彎的路，人間沒有不謝的花。我們而努力得到的不是呼風喚雨的權力，而是淡看風雲的胸懷。站得高才能看得遠，看得淡才能放得下。話，不能說得太滿，滿了難以圓通；調，不能定得太高，高了難以合聲；事，不能做得太絕，絕了難以進退；情，不能陷得太深，深了難以自拔；利，不能看得太重，重了難以明志；人，不能做得太假，假了難以交心；世，不能看得太清，清了難以作為。

自古人生最忌滿，半貧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機遇，半取半捨半行善！半聾半啞半糊塗，半智半愚半聖賢！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半親半愛半苦樂，半俗半禪半隨緣！人生一半在於我，另外一半聽自然！

有些小事，想多了也就變成大事。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世事滄桑，內心安然無恙。很多東西，任我們多麼努力，終歸還是失去；很多感情，任我們如何珍惜，卻重複著相同的別離。有為有不為，知足知不足；銳氣藏於胸，和氣浮於面；才氣見於事，義氣施於人。想要走得快，就獨自上路；想要走得遠，就結伴同行。快與遠，都是我們的追求。

有人能懂，有心能依，有情能惜，這一生足矣。有了定位，才有了方向；有了實力，才有了希望。做人，人品為先，才能為次；做事，明理為先，勤奮為次。人生要學會不抱怨，不等待，不盲從。

今天再大的事，到了明天就是小事；今年再大的事，到了明年就是故事。遇到不順的事，對自己說一聲，今天會過去，明天會到來，新的一天會開始。看淡才能看破，站高才能看遠，心的高度，決定了人生的寬度。

《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萬事心中求，心是掌管人生方向的舵。方向對了，到達目標就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了；方向若不對，目標永遠也無法到達。修心、修德，人生的路方能自在。

借力

相傳子思向衛王推薦苟變時說：

「他的才能可以率領五百輛戰車，可任命他為軍隊的統帥。如果得到這個人，就會天下無敵。」

衛王說：

「我知道他的才能可以成為統帥，但是苟變曾經當過小吏；他去老百姓家收賦稅時，吃過人家兩個雞蛋。他的德行不高，所以這個人不能用。」

子思說：

「聖明的人選用人才，就好像高明的木匠選用木材，用它可用的部分，拋開它不可用的部分。所以，當一圍之大的杞



樹、梓樹，有幾尺腐爛時，優良的木匠不會放棄它，為什麼？那是因為知道它的妨害很小，最後能做成非常珍貴的器具。現在您處在各國紛爭的時代，要選取可用之才，只是因為兩個雞蛋就不用棟樑之材，這種事可不能讓鄰國知道啊！」

聽了子思的話，衛王拜謝說：
「願接受你的指教。」

【附註】

一個人有無智慧，往往體現在做事的方法上。「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借用別人的智慧助己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事成之道。不嫉妒別人的長處，善於發現別人的長處，並加以利用；協調別人為自己做事，與合作夥伴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是成大事的基本法則。如果我們覺得有必要培養自己某種欠缺的才能，不妨主動去找具備這種特長的人，請他參與我們的事業。

能夠發現自己和別人的才能，並為己所用的人，就等於找到了成功的力量。聰明的人，善於從別人身上，吸取智慧的營

養，補充自己。從別人那裡借用智慧，比從別人那裡獲得金錢更有價值！

《勸學》有云：「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其實都在一個「借」字。作為統治者，理應從大處著眼，不計較小事小節，能夠忍受自己的部下犯錯誤，寬以待人，這樣才能使他們的智謀，為自己所用。



借來的火， 點不亮自己心中的燈

小的時候，懵懂無知，往往依靠父母；稍大點，對很多東西一知半解，則依靠老師及其他人。但是，沒有人可以依靠一輩子。我們的父母會過世，我們的老師會別離，我們的朋友會分手，我們今天的上司，明天不知在哪裡？滄海桑田，物是人非，這世上唯一真正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或許我們會擔心，自己摸索前行，會不會走錯路？答案是肯定的。再偉大的

聖人，也有迷糊的時候，何況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

其實，錯又有什麼關係呢？前人的智慧，還不是無數次糾正的結果。或許我們會這樣說：

「我的名聲、我的地位、我的財富，容不得自己犯錯！」

對於個人而言，這世上真有什麼錯不起的事嗎？沒有！大不了從頭再來，別把自己太當一回事。無論我們多麼聲名顯赫、位高權重、富可敵國：放在歷史長河中，放在宇宙洪中，都無非是極其渺小的浪花或一粒塵埃；跳出來看，一切不過如此。而且，所謂對與錯，並沒有絕對的標準。

每個人所處的立場不一樣，所站的角度和高度也不一样，看到的結果自然不同。別人所言可能對，但在沒有親身經歷、體會過之前，又怎麼能肯定自己就會錯呢？世上許多事物，是很難用對與錯來評判的。

網路上有一則很夯的題目：

「你的娘親、老婆、孩子同時掉進了水裡，你只有一次機會，救起一個人，你會選擇救誰呢？」

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或許會選擇第一個，即自己的娘親，百善孝為先嘛！思想稍前衛的人，可能會救老婆，畢竟這是要共度一輩子的人。還有一種人會不假思索地撲向孩子，因為那是他生命和精神的延續。

這個三難的論題很殘酷。無論我們作出何種選擇，都可能是錯的，救了任何一個，就傷害了另外兩個。但同時，也可能全是對的。對於當事人來說，只要符合自己的價值觀，選擇就值得肯定，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這是上天賦予我們的本性。而且，「接受選擇」總比「逃避選擇」要好吧！

【附註】

舉上面的例子，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想說明「對」與「錯」，不過相對性的道理。所以永遠不要迷信權威，也永遠不要輕易否定自己。「借來的火，點不亮自己

心中的燈。」

習慣把別人當救世主的人，基本上和有體無魂的稻草人沒有兩樣；一味地靠別人的指引去走，只會讓自己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世上很多事情，只有親身經歷過、感受過，才能明白其中的真諦。

西方諺語說：「梨子甜不甜，嘗一口就知道。」

中國諺語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禪宗偈語說：「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了。」

證悟的境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他人可以提點我們，但永遠無法替代我們，我們只能親自去感受。凡事唯有親自體驗，才能得知其中甘苦；唯有親身去實踐經歷，內心才能體悟個中道理。



強者創造時機

有一隻灰兔正在山坡上玩，發現狼、豺、狐狸鬼鬼祟祟地向自己走來，急忙鑽

到自己的洞穴中避難。灰兔的洞一共有三個不同方向的出口，為的是在情況危急時，能從安全的洞口撤退。今天，狼、豺、狐狸聯合起來對付灰兔，牠們各自把守一個出口，把灰兔圍困在洞穴中。

狼用牠那沙啞的嗓子，對著洞中喊道：

「灰兔你聽著，三個出口我們都把守著，你逃不了啦，還是自己走出來吧！不然我們就要用煙燻了，還要把水灌進去！」

灰兔想，這樣一直困在洞裡也不是個辦法，如果牠們真的用煙燻、用水灌，情況就更加不妙。忽然，灰兔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妙計。來到狐狸把守的洞中，對著洞外拼命地尖叫，就像被抓住後發出的絕望慘叫聲一般。

狼和豺聽到灰兔的尖叫聲，以為灰兔被狐狸抓住了。牠們擔心狐狸抓到灰兔後獨自享用，不約而同地飛奔到狐狸那裡，想向狐狸要回屬於自己的那份。聚到一起後，狼、豺、狐狸忽然意識到灰兔可能是

用聲東擊西之計時，急忙又回到各自把守的洞口繼續把守。牠們哪裡知道，灰兔趁狼到狐狸那裡去的時候，早已飛奔出來，躲到了安全的地方。

灰兔把自己脫險的經過告訴了刺

蝟，刺蝟說：

「你真聰明，你是怎麼想出這個妙計來的呢？」

灰兔說：

「因為我知道，狼、豺、狐狸雖然結夥前來對付我，但牠們都有貪婪的本性，互不信任，各懷鬼胎，我正是利用了這一點。」

【附註】

人人都渴望得到好的機會，好機會不僅是通向成功的起點，更是每個人獲得快樂心情的契機。但是，好機會卻往往「千載難逢」。所謂機會，需要緣分，也需要爭取。機會不是完全靠別人給予，也不會有上天賜予，機會還是要靠自己創造。

狡兔三窟也有被困在洞中的時候，如果只知道靜候，無疑等於坐以待斃；抓住

對方的弱點，為自己尋找逃生的契機，才是明智的選擇。正所謂：「弱者等待時機，強者創造時機。」

愛與包容



唐朝時，狄仁傑與婁師德同朝為臣。

但狄仁傑非常看不起婁師德，而婁師德卻並不計較這些，他還曾向武則天推薦狄仁傑當宰相。

有一次，武則天問狄仁傑說：

「婁師德賢能嗎？」

狄仁傑回答說：

「作為將領只要能守住邊疆，他賢能不賢能我不知道！」

武則天又說：

「婁師德能夠知人善任嗎？」

狄仁傑回答：

「我曾經與他共事，沒有聽到他能夠瞭解人。」

武則天說：

「我任用你就是婁師德推薦的。」

狄仁傑知道後非常慚愧，儘管自己經常對他嗤之以鼻，但是婁師德卻仍然能以寬厚、公平的心來對待自己。他深深地感嘆道：「婁公德行高尚，我已經享受他德行的好處很久了。」

【附註】

一顆包容的心，既蘊涵著善良的心意，又是一種人生智慧的體現。當包容心漸起的時候，人的自我觀念就會減少，以一顆菩提心提升自我、關照他人。自古以來，寬厚的品德、寬容的性格，就為世人所稱頌；反之，心胸狹窄，即被人認為是一種缺陷。

「事在人為，休言萬般皆是命；

境由心造，退後一步自然寬。」

俗話說：「宰相肚裡能撐船」，又說：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氣魄。想要成就大事的人，必須具備一顆包容之心；只有處處多為別人著想、包容別人，才會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夢想才更容易實現。

妻師德不僅不計前嫌，反而向皇帝推薦狄仁傑，正所謂任人唯賢，這種特質非常難得；包容別人，也會給自己創造更大的心靈空間。



輕言未學

菩薩來到人間，絕不會自己說出來，原因在這裡：

在整個示現當中，可能是一個順向善知識的相貌，也可能是一個逆向的、一個染污的相貌，都有一個共同點——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洩佛密因，輕言未學。

任何一個菩薩來到人世間，他絕對不會把他的本地風光現出來。說：

「我是某某菩薩示現，我是某某阿羅漢轉世，洩漏了佛陀秘密的指令；就是佛陀指定他們，末法時代要護持這些修法的人。為什麼呢？因為不能夠『輕言未學』，對一個初學者，你隨便的妄談果證，這就

有問題了，什麼問題呢？其實每一個眾生，會跟哪一個菩薩結緣，這個前生都注定好了。你看釋迦牟尼佛他的弟子，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跟他好幾生、好幾世了。」

萬益大師在《佛說阿彌陀經要解》講得很清楚，說：

「我們為什麼要念佛呢？佛陀四十八願，他救我就好，為什麼我們要念佛？你要跟佛結緣啊！萬益大師講得很明白啊：『佛度生，生受化，其中淺易深難，總在於緣。』」

【附註】

佛菩薩要度你，你跟他沒緣，他沒辦法度你。每一個眾生跟善知識結的緣，是不同的。有些人是跟某一個西藏法王有緣，有些人跟懺公師父有緣，有些人跟海公有緣，這個是宿世的因緣，沒有什麼對錯。那麼你說你是某某……，你是文殊菩薩示現，你打亂了眾生的因緣，每一個人只好來親近你了，不管有緣沒緣，但是他跟他沒緣，他很難接受你教化，他只是來

湊熱鬧而已。所以，你今天把你自己的本地風光現出來，把眾生跟善知識的整個因緣，完全亂掉了；他本來應該跟誰學佛法，他依止這個法來修學，今生他就能夠增上的，結果整個因緣的相貌，大家都錯亂了。因為你是文殊菩薩示現，那大家只好親近你了，這樣子不見得對眾生有好處——「輕言未學」！

「云何是人，惑亂眾生，成大妄語。」云何就是佛陀的訶責，說：「為什麼這個愚癡顛倒的眾生，在還沒有往生之前，就顯出本地風光，迷惑擾亂眾生的因緣，而成就大妄語的過失呢？」這當中有一個例外：「唯除命終，陰有遺付。」這個是例外，一定要到臨命終的時候，而且這個人，有很重要的遺囑，要交代給後人。在交代遺囑的過程當中，為了取信於後世，他不得不把他的本地風光開顯出來。為了什麼？為了取信後世，開顯他最後的遺囑、最後的教誡，所以他只好說他是某某菩薩的示現，只有這個是例外的。

慾望的漩渦

據說：愛斯基摩人世代相傳，在捕獵狼的辦法上非常特別，也非常有效。也就是在嚴冬的季節裡，他們會在鋒利的刀刃上，塗上一層新鮮的動物血，等血凍住後，他們再往上塗第二層血；再讓血凍住，然後再塗……就這樣，很快刀刃就被凍血掩藏得嚴嚴實實了。

然後，愛斯基摩人就把被血包裹住的尖刀反插在地上，刀柄結實地紮在地上，刀尖朝上。當狼順著血腥味找到這樣的尖刀時，牠們會興奮地舔食刀上新鮮的凍血。融化的血液散發出強烈的氣味，在血腥的刺激下，牠們會越舔越快，越舔越用力，不知不覺所有的血被舔乾淨，鋒利的刀刃暴露出來。但此時，狼已經嗜血如狂，牠們猛舔刀鋒，在血腥味的誘惑與冰天雪地的麻痺下，根本感覺不到舌頭被刀鋒劃開的疼痛。

在北極寒冷的夜晚裡，狼完全不知道牠舔食的其實是自己的鮮血，牠只是變得更加貪婪，血越流越多，直到最後精疲力竭地倒在雪地上。

【附註】

生活中很多人都如故事中的狼，在慾望的漩渦中越陷越深，又像漂泊在海上不得不飲海水的人一般，越喝越渴。可見，得與失的界限，永遠也無法準確定位；我們自認為得到越多，可能失去的也越多。所以，與其把生命置於貪婪的懸崖峭壁邊，不如隨性一些、灑脫一些，做到寵辱不驚、不患得患失，保持一份淡定的理智。

欲望就像一位技巧純熟的魔幻師，它有兩個特別厲害的把戲，讓我們迷惑而不自知。第一，它讓我們覺得，與它相處是獲得快樂的根源。第二，漸漸嚐到甜頭後，便讓我們誤以為「人與欲望是不能分開的」。至此，我們就徹底放棄了對於欲望的反抗，完全成為它的奴隸。

《大智度論》云：

「諸欲求時苦，得之多怖畏，失時懷熱惱，一切無樂時。」
滿足欲望的當下，其實還是痛苦的；

只是用「新苦」取代「舊苦」，而將「舊苦消失」的狀態，假名為「樂」而已。因此，真正快樂的根源，乃是「離欲」的自在。

佛陀為我們開示十二因緣的法門，以無上的智慧提供「離欲」的具體方法。十二因緣即是生命生成的十二個環節。換言之，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分析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遭遇與感受。

十二因緣中的「愛」就是「欲望」，「愛」與「取」，屬於「現在因」。當我們面對境界時，會同時伴隨著對這個境界的喜愛或厭惡等感受。我們錯誤地認為，快樂的境界必然會產生貪愛。然而，佛陀告訴我們，面對喜愛的境界，我們一樣可以選擇「不受」其左右；重點在於我們是否時時刻刻覺察自己的起心動念，並及時觀照。待功夫純熟，漸漸就能夠達到「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遶」的境界。願與您共勉！



機關算盡

孔子的徒弟子貢從南方的楚國返回晉國，經過漢水南岸時，看見一位老人在菜園中勞動。這位老人鑿通一條地道到井邊，抱著甕，裝水過來灌溉，費了很大的勁，效果卻很差。子貢說：

「現在有一種機械，每天可以澆灌一百個菜園，用力很小而效果卻很好，老人家不想要嗎？」

種菜老人抬頭來看著子貢說：

「怎麼做呢？」

子貢說：

「削鑿木頭做成機器，後面重前面輕，提水就像抽引一樣，快得像沸水流溢，這種機械叫做槲。」

種菜老人面帶怒容，譏笑子貢說：

「我聽我的老師說：『使用機械的人，一定會進行機巧之事；進行機巧之事的人，一定會生出機巧之心。機巧之心存於心中，就無法保持純淨狀態；無法保持純淨狀態，心神就會不安寧；心神不安寧，是無法體驗大道的。』所以，我不是

不懂得使用機械，而是因為覺得羞愧，才不用的！」

子貢滿臉羞愧，低著頭不說話。

【附註】

這個寓言意在告訴我們，一個人若在機巧之路上迷途不返，就只會越走越遠。就像一個追趕自己影子的人那樣，自己跑得越快，影子也跑得越快，永遠沒有追到的一天。因此，一個人若想擁有幸福、快樂的人生，必須去除機巧之心，用「難得糊塗」的心態，和真正的大智慧，去面對生活中的點滴。

蘇東坡在其《洗兒》一詩中這樣寫

道：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唯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蘇東坡對於自己一生因聰明而受的苦真是刻骨銘心，以至於希望自己的兒子愚蠢一點，從而躲避各種災難。聰明本是天生稟賦，但機關算盡卻是人的痛苦之源，這正是聰明人蘇學士對後來人的忠告。

眾所周知，在音樂的世界中，技巧很重要，但並不是最重要的，過多的花俏技巧，只會減弱情感的表達。人生也是如此，人人都玩弄聰明才智，只會讓世界繁雜凌亂，只有絕聖棄智，才能樸實安然地過生活。



善巧方便 度親念佛

從前在天竺的阿輸沙國，有一位生性愚癡、不信佛法的婆羅門，他的妻子是一位好樂佛法、深明念佛三昧的善女人。妻子常常說佛法的道理給先生聽，並勸他學佛、念佛，可惜的是，先生總是左耳進、右耳出的，絲毫不把妻子的話放進心裏。婆羅門因為非常愛戀妻子，所以一時片刻都離不開她。有一天，妻子埋怨地說：

「夫妻就好像一同雙飛的鳥，你為什麼不和我一起修學佛法呢？既然你不願意隨順我的心，我也不願意伴隨你了！」

婆羅門聽了非常懊惱地說：「我生性魯鈍，聽不懂佛法，實在沒辦法跟著你一起修學，可是我非常愛你，怎麼可能讓你離開我？唉！到底該怎麼辦呢？」

妻子想了又想，便提出一個辦法：

「你擲出一個固定的時間，我修念佛三昧後便敲擊金鼓，聽到金鼓聲時，你要跟著我唱念『南無阿彌陀佛』，之後我們才能一同就寢。」婆羅門聽了之後，唯唯稱是。

三年後，婆羅門在一場小病中，竟莫名其妙地過世了，可是他的腋下卻仍有體溫，遲遲未散，因此妻子不肯將他下葬。五天後，婆羅門奇蹟似地甦醒過來，對著眾人又好奇、又驚訝的眼光，哭著說：

「我死後，就被打入鑊湯地獄。當兇惡的羅刹鬼用鐵杖杖打罪人的時候，鐵杖碰到了湯鑊邊緣，那聲音就好像妻子每天敲打的金鼓聲，我不自覺地就高聲唱念『南無阿彌陀佛』。瞬間，令人害怕的地獄變成了清涼池，清淨微妙的蓮花佈滿其中，而聽到佛號聲的罪人都往生淨土。羅

刹將實情向鬼王報告，鬼王就放我回來，並說：『回去吧！把這不可思議的感應事蹟流傳人間。』」

當時除了傳誦婆羅門不可思議的感應故事外，還有一首鬼王的偈語相當流行：（出自《三寶感應要略錄》）

「若人造多罪，應墮地獄中，
纔聞彌陀名，猛火為清冷。」

常有人學佛後便想盡辦法要度化家人，家人若不領情，冷言冷語相待，便苦惱萬分。也許，我們可以學習故事中的女主人，放下強求的心，巧擊金鼓，和著溫暖的親情，讓句句光明無量的佛號，像一顆顆閃耀著光芒的明珠，藏在親人的衣袖間，因緣成熟時，自然有不可思議的力用。（截取自《明倫月刊》三四一期）



普力金剛上師的墨寶：

從微小處
著手

由忽畧處
做功夫

